154
42
34

通鑑紀事本末

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

第十九冊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五四 史類
六函
四五架
三四 五二號
四二冊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期、以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蒲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劉裕與

至作上

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楊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進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僞楚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

六當作七

四年以下當提行

加領兗州刺史、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恢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

命已移、公與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扇荅、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輒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爲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爲

初符氏以下係三月

幷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　初符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

去已作已
去此已疑
已誤

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冊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

無圌字

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冊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葬、裕往會之於倪塘、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猟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梁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已、邪、裕以

至作上

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至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冗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幷裕手書示毅毅皆

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旦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幷子姪皆伏誅、毅兄模犇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爲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荊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

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

盼作盻

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盻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慮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　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鬬而死幷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　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揚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楊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竝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荆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

庚午上宜空一格

江上有以字

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三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旰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

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沈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劒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

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閻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丞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遂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雍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棄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据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雍州刺史、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摠攝內外、丁巳、發建康、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楊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犇潰、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陽公、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不受、十一月、辛未、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十二月、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毋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祭廊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秘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黎烝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言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廉之會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爲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

剪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帥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簷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廋支尚書劉懷慎爲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晉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盈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

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人朝、王留子義康爲都督豫司雍秦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卽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傳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

裴子野以下當提行下奉晉以下亦同

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覩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楮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侯、以奉王道、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

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眞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已丞、改泰始曆爲永初曆、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立王大子義符爲皇太子、

二年、初帝以毒酒一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淡之、侍中褚炫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

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士晝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

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
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
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
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
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
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
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
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
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楊之化施之
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

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
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
仲也慕容皝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
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疇恩報義而乘時徼
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
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
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
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欵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

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泝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

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隣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襲隣不克會臺送軍資隣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癸丑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閼踰恒嶺爲斤等聲援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癸丑等急攻滑臺拔之王

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皐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葛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癸斤幷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碭碭癸未兗州刺史徐琰葉尹邳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

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
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筮鎮東陽城遣使告急
巳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
救之廬陵王義眞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
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
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庚
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三
夔裹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老弱禾稼
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
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

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
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刀雍募兵
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三月魏奚斤公孫表
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
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
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
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
虎牢將步騎三千攻頴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
敗走魏以頴川人庾龍爲頴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
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
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

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
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璿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
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
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
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璿戍守請宥其奔敗之
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
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
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荅表書輒多
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
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
故令賊不時滅魏主表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
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竝蘆
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
餘里大治攻具壘作四重斬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
城壘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絚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
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隨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
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竝急而所領兵少
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
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幷上
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治阪津乙丑魏主引
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閒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

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汪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皐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嗜其城北三十許步才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討之上也已已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乃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

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之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

疊汝陽二字

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犇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荅檀道濟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

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荅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眞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鎭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

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詆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眞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眞與靈運等遊於是

美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爲永嘉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美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盧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恓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

中書令龍冊安泰作中書舍人邢安泰

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及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令龍冊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羣

師作帥

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幷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有侍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

符作典

端士徵寡作端良甚寡

傅亮上宜空一格

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考妣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臺隸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符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士徵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

者殺前廬陵王義眞於新安姜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録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膺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幷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責府州佐史竝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其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豐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竝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王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

帝作景

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廢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帝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宋容子爲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

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劒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羡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十一月初會稽孔甯子爲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卽位以甯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竝有寵貳之願疾徐羡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

無取河南三字

野侯義宣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羡之亮弁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曁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荅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

言作旨

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懦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

辨作繼

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羲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湯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邑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

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曜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門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寵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亮并謂曰以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攸鞏謝曜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恐臣勇令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邪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楊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冏復遣使告謝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以徐傳及曜等已誅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舘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

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惟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詭其提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

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曠遯及其兄弟之子幷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

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沿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竝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毎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竝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誰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己、情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

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浅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弟也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宋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父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立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帛招誘剽猾因疾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幷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所愛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食作石　於作于

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嬴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視、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録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郊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

璟作還

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啜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環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十、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亦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詮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煬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若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

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
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
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
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
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
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
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
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
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
陽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
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
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
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全去職湛
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　正賴
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
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
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幷誅其子
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
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赦義康入宿留止
中書省其冬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
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
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

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曰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
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
寇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
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
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
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
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
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
徐湛之逵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
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

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
納布衫襆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
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
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
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
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
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
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
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
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

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

失作負

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失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楊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楊州

於作干

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全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

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鉏一夫之口所能攘遏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寧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願入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宗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悵然熙先昌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

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殿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謂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晉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冢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

竝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公遣護軍將

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採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署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

盻作眄

色上有顏字

上色作殊

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盻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色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

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愿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絞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憒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狥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憙之子也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

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城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城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吏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正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

徙廣州間有義康二字

城共作成

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恟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撾殺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詣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

欠

MISSING

於作于

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郤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以故楚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軷說姚興以取荆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直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

大作太

無荊州刺史四字

泗泗少

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

大作太

禦上有以字

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幷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度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

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幷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從尊去、驤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驤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從尊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可復禁、上大怒、誅從尊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沂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挫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歩幷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大

子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無拜侍中三字

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王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太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王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劉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

聘、且求昏、帝依違荅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荅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夏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一年、魏王使員外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

騎二萬、使未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未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克青冀二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

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戶侯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贏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簒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輛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

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

人執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奮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乞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豘欲謫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楊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檛之復縱還

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冊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比方苦虜虐政義徒竝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

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楊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幷氊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泰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緩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

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

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丈崖從諸軍於盧

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竝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眞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旦、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會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斬上有當字

令作使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陜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没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歸盱眙魏永昌王

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
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
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圍奉二王及妃女直趨
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
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
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
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闕扃
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
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蹙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
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
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恭爲城
主而委鎮犇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
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
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
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
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
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
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
意魏主常違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守
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
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

少作小

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間暢何爲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佐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犇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

爲作善

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爲自愛冀蕩定

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令爲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汙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嚴已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當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尚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

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亹亹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及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肝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肝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肝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權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以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穹廬、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飼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飼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啜之、幷大進酪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

親作信

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求結姻投、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竝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

無境字

刀作刃

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

唱作叶

日作旦

禍爲福邪幷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

掠作傷

進易倒

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鷰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

其作在

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剪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歛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

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牂魏其子軌爲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以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爲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牂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頴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弑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虜窮凶毒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三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

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

髮作髡

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烏于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侯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仵池巳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憮慣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憎作增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二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濟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儲叉不少損

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

無延字

等、秘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

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
秘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濟愛驚
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
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
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
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
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戊申賀
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
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
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
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
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
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便馳
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
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
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
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及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篋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竝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王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尚聞天與領隊讓劭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楊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楊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

無刺史二字

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
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
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毋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
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
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
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嚴道育
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掩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
宮、文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昇家、濬入朝復載
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
道育在張昇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

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惋悵
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
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
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
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
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
死、先與侍中王儉綽謀之、使儉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
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
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
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
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儉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

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根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持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齊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嚴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閤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立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又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繆之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

關作關

無久之二字

隊下有從字

疾動耳、劭愈怒因聘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荅、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

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犇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幷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巳無所及號惋崩毗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基鎭京口義基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壽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

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省楊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冲爲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鬱林王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苟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瓘瓘弟楷臨川哀王爆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瓘義欣之子爆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

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
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
聲曰今舉大事而畏首畏尾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
狥衆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
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
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
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
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
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
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
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

無衆字

將軍作江夏

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
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賛襄京輦
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
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乙未武陵
王餐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
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
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
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
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
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
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

醜作酷

不同作不共戴三字

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求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

無上岸字

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爲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

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劉元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候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衆南犇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

侯作俟

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歸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卽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儈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朗崎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朗素惸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屬已未軍于溧洲王自發尋陽有

執意作意向

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冗禀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待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再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

無等字

中作鏈

宣傳劭兵執垂克會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噪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會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竝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參所諳練乃以

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已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楊州刺史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竝爲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

瓜步先是世祖遣軍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薛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薛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淮樹柵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淮幢隊以次鼓譟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壍立柵城中沸亂毋楊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薨及衮冕服于宮庭簡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潛勸劭載寶貨遁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內

可得爲啓乞作劭可啓得四字

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剖腸割心諸將爭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藏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預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

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殿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卽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楊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卅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爲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殷冲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以尚之優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初帝之討

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辛未、從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鎭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諡諡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南郡王之叛

丙子、立皇子業爲太子、

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慶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竺之子也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

無質字

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

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懼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檄膺曰吾兄誤我乃與凝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已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

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叡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悟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徹於彭城不克徹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走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基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修之爲荆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潰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尋陽克

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馬、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

無周之攻壘甚急六字

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

欲字在退上

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嶷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幟深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逆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爽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

豫章太守樂安作樂安太守四字

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幷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薈之、臨川內使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笠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笠

逃作北

閉作守

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逃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楢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笠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楊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爲重鎮

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屬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楊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大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事爲便、上從之、既而荆楊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幷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笠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及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縲、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

孫先間有之字

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閶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叟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

疏作書

悋作隣

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及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悋家祝詛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邪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閤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人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亥畧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

欲赴作自歸

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降自在門上斬將成赦作徒繫囚開門繫閭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慤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慤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

貪作倫

畜作蹈截作盜

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哉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聞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犇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

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竝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竝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帥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竝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

遣使吾爲汝護送六月七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檝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

無等字

無八字濟作濮

不與食、毋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入濟陽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劍、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戶、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